



李商隱文編年校注

第五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李商隱文編年校注

第五冊

劉學鍇
余恕誠 著

獻相國京兆公啓二〔一〕

某啓：昔師曠薦音〔三〕，玄鶴下舞；后夔作樂，丹鳳來儀〔三〕。是則師曠之絲桐〔四〕，以玄鶴知妙；后夔之金石〔五〕，以丹鳳彰能。然而師曠之前，撫徽軫者不少〔六〕；后夔之後，諧律呂者至多。曾不聞玄鶴每來，丹鳳常至。豈鳴皋藻質〔七〕，或有所私；巢閣靈心〔八〕，不能無黨？以今慮古，愚竊疑焉。

伏惟相公正始敦風〔九〕，中和執德〔一〇〕。衛玠談道，當海內之風流〔二〕；張華聚書，見天下之奇祕〔三〕。自頃出持戎律，入踐台司〔三〕，暗合孫、吳，乃山濤餘力〔四〕；自比管、樂，亦孔明戲言〔五〕。斯皆盡紀朝經，全操樂職〔二六〕。雖魯庭更僕〔二七〕，魏館易衣〔二八〕，欲盡揄揚〔二九〕，終成漏略。而復調元氣之暇〔三〇〕，居外相之餘〔三一〕，偃仰縑緗〔三二〕，留連章句，亦師曠之玄鶴，后夔之丹鳳，不疑矣。

若某者，幼常刻苦，長實流離〔三三〕。鄉舉二年〔三四〕，纔露下第〔三五〕；宦遊十載〔三六〕，未過上農〔三七〕。顧筐篋以生塵〔三八〕，念機關而將蠹〔三九〕。其或綺霞牽思〔四〇〕，珪月當情〔四一〕，烏鵲繞

枝〔三〕，芙蓉出水〔三〕，平子《四愁》之日〔四〕，休文《八詠》之辰〔五〕，縱時有斐然〔六〕，終乖作者〔七〕。去前月二十四日，誤于英畊〔八〕，輒露微才〔九〕。八十首之寓懷〔四〕，幽情罕備〔四二〕；三十篇之擬古〔四三〕，商較全疏〔四四〕。過豐隆以操槌〔四四〕，對西子以窺鏡〔四五〕。比其闊略〔四六〕，仍未等倫。然猶斧藻是思〔四七〕，丹青不足〔四八〕，亟揮柔翰〔四九〕，屢贊神鋒〔五〇〕。詎成褒德之詞，自是抒情之日〔五一〕。言無萬一〔五二〕，讀有再三〔五三〕。不謂恕以蕭糧〔五四〕，加之金腹〔五五〕，頻開莊驛〔五六〕，累泛融尊〔五七〕。揖西園之上賓〔五八〕，必稱佳句〔五九〕；携東山之妙妓〔六〇〕，或配新聲〔六一〕。是以疑玄鶴之有私，意丹鳳之猶黨者，蓋在此也。

始榮攀奉〔六二〕，俄歎艱屯〔六三〕。以樂廣之清羸〔六四〕，披揚雄之瘖眩〔六五〕。遙煩攻療〔六六〕，旋曠趨承。遊梁苑以無期〔六七〕，竄漳濱而有日〔六八〕。矧以游丁鰥子，不忍羈孤〔六九〕，期既迫於從公〔七〇〕，力遂乖於携幼〔七一〕。安仁揮涕〔七二〕，奉倩傷神〔七三〕。男小於嵇康之男〔七四〕，女幼於蔡邕之女〔七五〕。每蒙顧問，必降咨嗟〔七六〕。撫身世以知歸，望門牆而益懇。

當今允推常武〔七七〕，將慶休辰。軒后之憶先、鴻〔七八〕，殷帝之思盤、說〔七九〕。詳觀天意，取在坤維〔八〇〕。弼光宅之功〔八一〕，議置器之所〔八二〕。載求列辟〔八三〕，誰敢抗衡〔八四〕？愚此際儻必辨杯蛇〔八五〕，不驚牀蟻〔八六〕，尚冀從下執事〔八七〕，爲太平民，望謝傅之蒲葵〔八八〕，詠召公之棠樹〔八九〕。恭惟慎調寢膳，克副人祇〔九〇〕。

伏恐本府已有追符〔九二〕，即日徑須上路，倚大夏之節杖〔九三〕，入彭澤之籃輿〔九四〕。不復拾級賓階〔九五〕，致辭公府〔九六〕。故欲仰青田之叙感〔九七〕，瞻丹穴以興懷〔九八〕。禿逸少之鹿毛〔九九〕，書情莫竭；盡休明之繭紙〔一〇〇〕，寫戀難窮。企望旌幢〔一〇一〕，無任隕淚感激之至。謹啓。

校注

〔一〕本篇原載清編《全唐文》卷七七八第一頁、《樊南文集補編》卷八。〔錢箋〕本集有《獻相國京兆公啓》，徐氏以爲杜棕，馮氏以爲韋琮（原作棕，今正）。今核之是啓，而知其必爲杜棕也。考棕於會昌四年由淮南入相，文中「出持戎律，入踐台司」，當指其事。若韋琮，固未嘗出鎮也。又云「詳觀天意，取在坤維」，則尤爲節度西川之確證。義山於大中六年（按：此沿馮譜之誤，當依張箋作五年）奉河東公命往西川推獄，故本集有《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是篇云「伏恐本府已有追符，即日徑須上路」，知爲臨行投獻之作。若文中「玄鶴」「丹鳳」之喻，與本集啓內「大（當作復）振斯文」等語，則文人獻諛，例多溢美。馮氏必以「禿角犀」爲疑，則詩集《述德抒情詩》，何以爲杜棕耶？餘詳《爲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第三啓》注〔一〕。〔張箋〕案《五言述德抒情詩》曰：「歸期過舊歲，旅夢繞殘更。」〔補編〕獻相國京兆公啓云：「伏恐本府追符，即日徑須上路。」不復拾級賓階，致辭公府……企望旌幢，無任隕淚。則由西川返梓，當在春初矣。〔按〕錢氏考定兩篇《獻相國京兆公啓》之京兆公均爲杜棕，張氏繫本篇於大中六年春，均確。以大中六年春初所作之《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

《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干瀆尊嚴伏蒙仁恩俯賜披覽獎踰其實情溢於辭顧惟疏蕪曷用酬戴輒復五言四十韻一章獻上亦詩人詠歎不足之義也》二詩與二《獻相國京兆公啓》對照，語意多有相似者，其爲同時投獻杜悰之詩，文無疑。《五言述德抒情詩》云：「故事留臺閣，前驅且旆旌。」此啓云：「而復調元氣之暇，居外相之餘。」同指其由宰相而出鎮東、西川。《述德抒情詩》云：「有客趨高義，於今滯下卿。」此啓云：「幼常刻苦，長實流離。鄉舉三年，纔露下第；宦遊十載，未過上農。」《述德抒情詩》云：「悼傷潘岳重。」此啓云：「安仁揮涕，奉情傷神。」同抒其流滯之慨、悼傷之情。而啓所謂「詎成褒德之詞，自是抒情之日」，即詩題所云「述德抒情」。前後二啓辭意亦有相似者，前啓云：「官商資正始之音，寒暑協中和之序。」後啓云：「相公正始敦風，中和執德。」前啓云：「何遜著名，繫沈約之三讀。」後啓云：「言無萬一，讀有再三。」前啓云：「神氣雖怯於大巫。」後啓云：「過豐隆以操槌，對西子以窺鏡。」可證前後二詩二啓均爲上同一對象杜悰。

〔二〕錢注《韓非子》：平公問師曠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師曠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謝超宗《齊北郊樂歌》：「禮獻物，樂薦音。」〔補注〕薦，進獻。

〔三〕補注《書·益稷》：「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跄跄。《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夔，舜時主管音樂之官。

〔四〕〔錢注〕《初學記》：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繼宓戲而王天下，於是始削桐爲琴，鐻絲爲絃。

〔五〕〔補注〕金石，指鐘磬一類樂器。《國語·楚語》：「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鼙庶爲樂。」韋昭注：「金，鍾也；石，磬也。」

〔六〕〔錢注〕《太平御覽》：《琴書》曰：上圓而斂，象天也；下方而平，法地。十三徽配十二律，餘一象閏也。中翅八寸，象八風。腰廣四寸，象四時。軫圓，象陽轉而不窮也。〔補注〕徽，琴徽，繫琴絃之繩。後亦以指七絃琴琴面十三個指示音節之標識。徽軫，琴腹下轉動琴絃之軸。撫徽軫，即撫琴。

〔七〕〔錢注〕鮑照《舞鶴賦》：鍾浮曠之藻質。〔補注〕《詩·小雅·鶴鳴》：「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藻質，華美之體質。或云鶴以藻爲食，故稱鶴爲藻質。

〔八〕〔錢注〕《尚書中侯》：「黃帝時，天氣休通，五得期化，鳳凰巢阿閤，歡于樹。」〔補注〕阿閤，四面有檐窗之樓閣。巢，閣靈心，指鳳凰。

〔九〕見上篇注〔三五〕。

〔一〇〕〔補注〕《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餘參見上篇注〔二六〕。

〔二〕〔錢注〕《晉書·衛玠傳》：玠風神秀異，好言玄理。瑯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永嘉六年卒。丞相王導教曰：「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三〕〔錢注〕《晉書·張華傳》：「華雅愛書籍，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

〔三〕〔錢注〕《後漢書·陳蕃傳》：「臣位列台司。」〔補注〕出持戎律，謂外歷方鎮；入踐台司，謂入爲宰輔。參注〔一〕錢箋。

〔四〕〔錢注〕《晉書·山濤傳》：「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濤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爲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

〔五〕〔錢注〕《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明，躬耕隴畝，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六〕〔錢注〕《漢書·王褒傳》：「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效之。」〔補注〕朝經，朝廷之典章制度。王褒《四子講德論》：「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後用爲稱頌太守之詞。此處用典，兼切杜棕鎮西川。」

〔七〕〔補注〕《禮記·儒行》：「魯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陳潛集說：「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更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魯庭，魯之朝廷。更僕，更僕難數，極言其未可得盡言之，即下「終成漏略」意。

〔八〕〔錢注〕《魏志·荀彧傳》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于太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爲鼓史。後至八

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史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擊爲《漁陽參撾》，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禪帽畢，復擊鼓參撾，而顏色不作。

〔一九〕錢注〔班固《西都賦序》〕：雍容揄揚。

〔二〇〕錢注〔班固《東都賦》〕：降烟燭，調元氣。〔補注〕調元氣，即調和陰陽，執掌大政，指任宰相。

〔三一〕錢注〔《晉書·羊祜傳論》〕：超居外相，宏總上流。〔補注〕外相，在地方上主政者，此指節鎮。《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五年，五月，杜悰罷知政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又《宣宗紀》：大中二年，二月，東川節度使杜悰徙西川節度使。

〔三二〕繖細，見《上令狐相公狀二》〔置彼繖細〕注。本指書寫書卷之淺黃色細絹，此指書卷。

〔三三〕補注〔流離，流轉離散。《漢書·劉向傳》：「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錢注謂「流離」出《詩》，按《詩·邶風·旄丘》「瑱兮旻兮，流離之子」之「流離」係鼻之別名，非此句「流離」之義。

〔三四〕錢注〔《後漢書·章帝紀》〕：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補注〕鄉舉，即鄉貢。《新唐書·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既至省，皆疏名列到。』韓愈《贈張童子序》：「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

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據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商隱於大和七年、九年及開成二年三次被鄉貢，參加進士試。商隱《上崔華州書》亦云：「始爲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至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然大和七年前實已參加進士試，見《上崔華州書》「凡爲進士者五年」編著者按。

〔二五〕《錢注》《後漢書·皇甫規傳》：「以規爲下第。」按「下第，指登進士第之等第。進士有甲、乙兩科。名次亦有先後。」

〔二六〕《錢注》《漢書·司馬相如傳》：「長卿久宦遊不遂，而困來過我。」〔補注〕商隱開成四年（八三九）釋褐爲祕書省校書郎，至作此啓之大中五年（八五一）首尾十三年。此言「宦遊十年」蓋約舉成數。

〔二七〕《錢注》顏延之《陶徵士誄》：「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孟子·萬章下》：「上農夫食九人。」趙岐注：「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

〔二八〕《錢注》《宋書·建平宣簡王宏傳》：「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補注〕篋篋，竹編狹長形箱子。篋篋生塵，謂家貧無所儲藏。

〔二九〕《錢注》《漢書·藝文志》：「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子華子》：「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補注〕機關將蠹，謂閉戶不出，與外界很少來往。

〔三〇〕《錢注》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餘霞散成綺。」〔補注〕商隱詩《謝先輩防記念拙詩甚多異日偶有此寄》「曉

用雲添句」，即此意。

〔三〕〔錢注〕江淹《別賦》：「秋月如珪。」〔補注〕當，值。珪月當情，亦謂未圓之秋月正引離思。

〔三〕〔錢注〕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三〕〔錢注〕鍾嶸《詩品》：「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補注〕曹植《洛神賦》：「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四〕〔錢注〕《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張衡《四愁詩序》：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

〔五〕〔錢注〕《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金華志》：《八詠詩》，南齊隆昌元年太守沈約所作，題於玄暢樓，時號絕唱，後人因更「玄暢」爲「八詠」樓云。《八詠詩》：一、《登臺望秋月》；二、《會圃臨春風》；三、《歲暮愴衰草》；四、《霜來怨落桐》；五、《夕行聞夜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佩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

〔六〕〔補注〕《論語·公冶長》：「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斐然，富有文采，文章可觀。此謂己雖有文采斐然之詩作。

〔七〕〔補注〕作者，專指從事文章撰述或藝術創作者。吳質《答東阿王書》：「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此謂終有異於真正之作者。

〔八〕〔錢注〕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俯仰流英眄。」〔補注〕英眄，奕奕有神之目光。干，冒犯。

〔三〕〔錢注〕王逸《楚辭章句序》：「班固謂之露才揚己。」

〔四〇〕〔錢注〕《晉書·阮籍傳》：「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時所重。」

〔四一〕〔補注〕《詩品》卷上：「晉步兵阮籍……《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二句謂己之詩作，無阮籍《詠懷詩》之幽深情思旨趣。

〔四二〕〔錢注〕江淹《雜體詩序》：「今作三十首詩，效其文體。」〔補注〕江淹《雜體詩三十首》，分擬古離別、李都尉從軍、班婕妤詠扇至休上人怨別共三十體，故謂之「擬古」。《詩品》卷中：「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

〔四三〕〔補注〕商較，研究比較。《晉書·文苑傳》：「試商較而論之。」此謂己之擬古諸作，在仔細研究比較前人之作方面，不如江淹之《雜體詩》。疏，疏略。

〔四四〕〔錢注〕《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注：「豐隆，雷也。」王充《論衡》：「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

〔四五〕〔錢注〕楊修《答臨淄侯牋》：「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補注〕謂面對西施而照鏡，不自知美醜妍媸之懸絕。

〔四六〕〔補注〕闕略，粗疏。

〔四七〕〔錢注〕揚子《法言》：「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竅者歟？」〔補注〕斧藻，文飾，修飾。

〔四八〕〔補注〕丹青，絢麗之色彩。謂修飾詞采使更絢麗。

〔四九〕〔錢注〕左思《詠史詩》：「弱冠弄柔翰。」〔補注〕柔翰，毛筆。

〔五〕〔錢注〕《晉書·王澄傳》：「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太雋。』」〔補注〕神峰，又作「神鋒」。謂氣概、風標，有風度俊邁之意。峰，喻秀拔。《世說新語·賞譽》作「神鋒」。

〔五〕〔補注〕二句切《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詩題「述德抒情」而言，謂己之詩褒揚杜悰功德方面多有欠缺，僅抒一己之情而已。

〔五〕〔錢注〕《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敢不披肝露膽，以效萬一。」〔補注〕謂己詩在褒揚悰之功德方面尚不及其萬分之一。

〔五〕〔錢校〕「讀」當作「瀆」，見《易》。「按」錢校非。《易·蒙》：「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瀆係褻瀆、輕慢之意。然此句「讀有再三」即本集《獻相國京兆公啓》「何遜著名，繫沈約之三讀」之意，用《南史·何遜傳》「沈約謂何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得已』」，形容杜悰對己獻詩之稱賞，與《易·蒙》「再三瀆」無涉。

〔五〕〔補注〕《詩·王風·采芣》：「彼采蕭兮。」《曹風·下泉》：「浸彼苞稂。」蕭，艾蒿；稂，莠草。

〔五〕〔錢注〕江淹《雜體詩·擬陳思王贈友》：「辭義麗金臚。」〔補注〕金臚，鍍金塗青，引申指雕飾。二句謂未料想到杜悰不僅原諒自己詩作之粗陋，而且加以夸飾獎譽。

〔五〕〔錢注〕《史記·鄭當時傳》：「當時字莊。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五〕〔錢注〕《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學，好士，喜誘益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補注〕二句謂悰頻開客館，設宴招待。

〔五〕〔錢注〕曹植《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五〕〔錢注〕《世說》：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每至佳句，皆輒云：「應是我輩語。」

〔六〇〕〔錢注〕《晉書·謝安傳》：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累違朝旨，高卧東山。〔按〕謝安早年辭官隱居會稽之東山。後又遊憩於金陵之東山。

〔六一〕〔錢注〕《國語》：平公說新聲。〔補注〕新聲，新製之樂曲。此謂惊携妓遊宴時，將商隱所獻詩配上新曲歌唱。

〔六二〕〔錢注〕《陳書·姚察傳》：特以東朝攀奉，恩紀繆加。〔補注〕攀奉，陪奉。

〔六三〕〔補注〕艱屯，指境遇艱難。

〔六四〕〔錢注〕似係衛玠，因臆記而誤。《晉書·衛玠傳》：年五歲，風神秀異。其後多病，體羸。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六五〕〔錢注〕揚雄《劇秦美新》：臣嘗有顛胸病。李善注：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胸」與「眩」古字通。〔補注〕瘖眩、顛胸，即俗之所謂羊癇風。披，犯也。

〔六六〕〔錢注〕《孔叢子》：梁丘據遇魑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

〔六七〕〔錢注〕《史記·梁孝王世家》：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按〕此以「梁苑」喻指杜牧幕府。

〔六八〕〔錢注〕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按〕此以「漳濱」喻指東川幕府。商隱《病中聞河東

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可憐漳浦卧，愁緒獨如麻。」梓州罷吟寄同舍》：「漳濱多病竟無憐。」均可證。

〔六〕〔錢注〕謝莊《月賦》：「羈孤遞進。」〔補注〕游丁，猶游子。鰥子，指己喪妻鰥居獨處。羈孤，羈旅孤獨。

〔七〕〔補注〕詩·魯頌·泮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按：「期既迫於從公」，謂因佐梓州幕追隨柳仲郢，行期迫促。或指幕府事有程期，時間緊迫。

〔七〕〔錢注〕《戰國策》：「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按〕商隱係隻身赴東川幕，其子袞師及女兒寄養於長安，詩集有《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男阿袞》。

〔七〕〔錢注〕潘岳《悼亡詩》：「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胸。」〔按〕安仁，潘岳字。此即《五言述德抒情詩》「悼傷潘岳重」之意。

〔七〕〔錢注〕《魏志·荀彧傳》注：《晉陽秋》曰：「荀彧字奉倩，婦病亡未殯，傳嘏往唁彧，彧不哭而神傷。」

〔七〕〔錢注〕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按〕袞師生於會昌六年，至大中六年爲七歲，故云。

〔七〕〔錢注〕《後漢書·陳留董祀妻傳》：「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注：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

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按〕《藝文類聚》卷四四樂部四

「琴」引《蔡琰別傳》亦載其事，謂其時琰「年六歲」。商隱《驕兒詩》有「階前逢阿姊，六甲頗輸失」之語，此「阿姊」長於袞師。如大中六年有尚幼於伯喈之女者，則爲袞師之妹矣。而《上河東公啓》亦云：「眷言息胤，不暇提携，或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

〔六〕《錢箋》本集《樊南乙集序》，爲大中七年所作，中云：「三年以來，喪失家道」，故馮譜定其喪妻在大中五年。又詩集有《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詩，則爲大中六年作。本集《上河東公啓》有云：「悼傷以來，光陰未幾。」《述德抒情詩》亦有「悼傷潘岳重」之語，知其悼亡未久，餘哀未忘也。〔按〕張采田《會箋》四大中五年附考云：「案馮氏年譜之繆，莫甚於以王氏之卒繫諸五年，而以蜀辟繫諸六年也。」錢氏沿馮譜之誤，故謂《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作於大中六年。然謂作此啓時「餘哀未忘」，則是。「每蒙」二句謂杜棕對商隱喪妻別子之境遇深表同情。

〔七〕《錢注》《詩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補注〕此以周宣王伐叛中興喻指唐宣宗使唐室中興。

〔八〕《錢注》《史記·五帝紀》：黃帝者，姓公孫，名曰軒轅，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補注〕憶，思也。

〔九〕《補注》《書》有《盤庚》、《說命》。《盤庚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史記·殷本紀》：

「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書·說命》：「王（殷高宗武丁）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賁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盤庚爲殷之中興君主，傳說爲佐武丁中興之賢臣。此句謂「殷帝之思盤、說」，如分指盤庚、傳說，則義不可通，當是偶疏。

〔一〇〕坤維，指西南，此指西川。典出《易·坤》，屢見。

〔一一〕《錢注》《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補注〕弼，輔佐。光宅，廣有天下。

〔八三〕〔錢注〕《漢書·賈誼傳》：「誼上疏陳政事曰：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八四〕〔補注〕列辟，指諸侯。此指各地方鎮。

〔八五〕敢，《全文》作「取」，誤。據錢校改。

〔八六〕見《上河南盧給事狀》：「曾疑樂廣之弓」注。〔補注〕應劭《風俗通·怪神·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予之祖父郴爲汲令，（賜）主簿杜宣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郴還聽事，顧見懸弩。使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宣遂解。」

〔八七〕〔錢注〕《晉書·殷仲堪傳》：「仲堪父師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按〕「必辨杯蛇」「不驚牀蟻」，謂不妄自猜疑，神經過敏。」

〔八八〕〔補注〕《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下執事。」下執事，手下具體辦事人員。不直言對方，而謙言下執事。此指杜棕。

〔八九〕見《爲濮陽公賀楊相公送土物狀》：「謝安敦素，猶取於蒲葵」注。

〔九〇〕〔補注〕《詩·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哥（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九一〕〔補注〕人祗，民之敬望。